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王波
编

夏震武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王波
编

夏震武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夏震武卷/王波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300-19904-7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夏震武 (1854~
1930)-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0970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夏震武卷

王波 编

Xia Zhenwu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31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88 000

定 价 7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 17 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 19 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 1840 年到 1949 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 1840 年至 1949 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

灵峰夏先生墓表*

昔者微言既没，百家蜂起，道术几为天下裂。自子舆氏后，有能窥道之藩篱者，汉董氏、唐韩氏而已。宋诸儒出，大道复明，而源远流未分，伪儒间作，亦时有佛老之难，门户之争。然圣道炳若日星，则异端不得肆其辞，天下亦不至遽罹其祸。晚清之季，西学勃兴，陋儒炫其富强之术，欲举吾中国衣冠礼教而从之，弃纲常伦理如敝屣，视诗书礼乐为土苴，生民之患，至斯而极。于时有昌明正学，毅然以斯道为己任，思拨乱世反之正者，独灵峰先生一人而已。

先生讳震武，字伯定，号涤庵，浙江富阳人。世居邑之灵峰山下，学者称为灵峰先生。其先本姒姓，周时受封于杞，杞亡，改姓夏。后回会稽，又析居永兴，元时乃徙今里。曾祖讳宏业，祖讳文昭，皆未仕。祖早世，以兄讳文华子为后，即先生父，讳范金，贡生也。先生为长子。父师法宋儒，践履笃实。母为同邑汪讳廷栻之女，习礼明书，谨严有法度。先生幼承庭训，动止凝重如成人。五岁受读于母，学《毛诗》、《大学》、《中庸》，皆成诵。稍长，遍通诸经，遭乱未尝辍读。喜纵览史鉴，见前哲忠孝大节，往往歆歔爱慕，欲效其所为。

同治十二年举于乡，明年成进士，会试总裁万公青藜见之，叹为不可一世之才。适先生以疾未覆试归。侍郎宗室宝公廷，故为乡试举主，亟称先生资性近道，当研究理学，为第一等人。先生少负经世之志，慷慨以诸葛武侯、李忠定自期，闻公言，乃日孳孳于程朱之学，顾陆王犹兼取之。后四年入京，先生名已起，朝贵人争欲致门下，不可，益兢兢持名节。适朝考又以疾未赴。越三年，考授主事，选职工部营缮司。先生入则正色危坐，凜然不可以非义干；出则读书私舍，未尝通名姓于势

* 录自《文澜学报》1935年第1期，17~21页。

要之门。同列已严惮之。既而乞养改教职，先生父诫以仕当听上所授，毋自择。又部曹俸薄，向皆仰给于印结钱，先生父诫勿取，曰吾能斥产资汝。于是先生安于职，而慨然有致君之思矣。

光绪六年八月，上疏请修明祖制以扶国本，不报。时收复新疆，与俄画界，遣使订约，多违失。先生愤甚，以九月疏劾柄臣沈桂芬、王文韶，乞赐罢责；又劾恭亲王、宝鋆、景廉，下部严议。复具疏言俄事有五误、十可战、一不可战，陈战守十六策，皆人所不能言者。故事，司员上封事，必请于尚书，乃得代奏。尚书翁公同龢，以先生辞多激切，尼之。先生曰：疏既具，志早决矣，尚书不代奏，司员顾不可至都察院劾尚书乎？翁公谓战守十六策甚当，独司员参大臣，本朝无此例。先生曰：有钦定台规在，司员何不可参大臣？本朝二百余年无参大臣之司员者，非例不可，人不为也。明杨椒山参严嵩，刘念台参魏忠贤，彼皆司员也。尚书受国厚恩，视枢臣主议误国不力争，反沮遏言路，何面目见天下士大夫？翁公闻言，乃代奏。旨下留中。先生以言不用，遂乞归。

先是南皮张公之洞与先生论学不合，及张公巡抚山西，疏荐先生曰：夏某学赡才高，潜心理学，贞固说直，有古人之风，稍加历练，其材器实迈凡庸。早年论事，与臣齟齬，然荐贤为公，臣不敢是己非人，致蹈蔽贤之咎。先生以家居养亲，故不出。父歿，遗命以礼治丧。既葬，犹寝苫枕块于墓侧。母歿，遗命治丧亦如之。新昌士绅固请主讲鼓山书院，先生拒之曰：三年之内，誓不出墓庐一步。会甲午，我与日本战失利，明年，和议成。先生以主辱臣死之义，无分贵贱，欲效吴可读故事，草疏千言，以死谏。咸旧交书切责，谓墓庐非死谏之地，废员无死谏之责。先生默然，为毁其草乃止。

当是时，朝臣益泄沓无振作气。赵公舒翘被命巡抚江苏，贻书商先生出挽厄运，辞之。徽宁池太广道袁公昶，请主讲中江书院，亦以疾固辞。二十四年七月，朝命吏民得上书言事，先生已草疏乞改科举新章，防流弊。康有为、梁启超等谋变法，间两宫，变卒作，朝旨遂寝前诏。先生疏不得上，虑宫闱有非常，书抵浙江学使徐公致祥，速入奏调和两宫，请太后旨，广求忠孝儒臣，置上左右，朝夕纳海。公故以乡试举主知先生，得书即驰奏。

二十六年七月，京畿乱民以拳教肇祸，杀外使，八国联军陷京师，两宫狩陕西。浙江学使文公治，疏荐先生可大用，恐先生终不出，踵至劝先生急君父难速行。先生痛各省疆帅拥兵不勤王，九月闻召，疾奔行

在。以外兵蹂宫禁为国大辱，奏两宫罢和决战；外人胁戮亲贵大臣，损国体，必〈不〉可从；乞急召云南提督冯子材，付以战守事。先后七上疏，皆军国大计。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皆袖手俟和议，恶先生言伉直，辄龀之。太后召诸臣，挥涕责之曰：夏震武一草莽小臣，眷眷爱国若此，尔等身为大臣，乃竟不若彼耶？时先生直声震海内，一时正人皆倚以为重，文章荐先生，朝廷始有军机处存记之命。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李鸿章，奏洋人言朝廷果有议和，当先罢黜夏某。而先生固已乞归矣。既归，外人恶先生主战，犹列祸从，胁朝廷并治。太后忿然曰：夏震武家居二十年，拳乱时足迹未至京城，焉得诬？力持不可。

逾年，两宫回銮，甘肃提督董福祥阴集旧部，欲留车驾还都关中，不听，则奉皇子监国，起先生主内政，而自率师东出复两京。遣使以书来商，先生复书力止之。既再归，省吏邑宰以修邑志、任学校来聘，皆不就。宣统元年，浙江教育总会公推先生为会长。既而学务公所议长陆公元鼎、巡抚增公韞、提学使李公傅元复固请监督两级师范。先生至教育会，则以廉耻教育宣于众。及任师校，亦以是励诸生，谓大乱将作，救亡之策，莫急于倡廉耻以正人心，闻者感奋。受任六月，绝干请，杜奔走，忤当事意，诸教习亦不便其所为，私相结以讪先生，先生遂引去。

时宝公早逝，两公子以庚子殉节京师，三孙复相继物故。先生恻之，逾年至京吊其家，搜公疏稿刻之。刘公廷琛方为京师大学总监督，聘先生总教七科。固辞不获，乃受任，以《孟子讲义》、《〈大学衍义〉讲授》教诸生，学风为之一变。未几，举御史安公维峻自代以去。刘公复强先生出，再至则武昌兵事起，先生亦遂还居故里矣。大总统袁世凯，浙江都督朱瑞、吕公望，以书币聘先生，悉辞不就。自是杜门不出，足迹不及城市。尝谓元世祖起自漠北，用一许鲁斋，而能存中国衣冠；清圣祖屡议复古，而辨发胡服，终为满族所尼，仍其陋俗，亡我古制。当时如安溪李文贞游钓台诗曰，笄发乏笏节，读之已不胜其祖国之思。当宝公未薨，先生惓惓以衣冠为请，公曰：我若当国，必以君言上于朝。乃公以偃蹇终，先生亦不获遽行其志。悲夫！

先生更辛亥之役，谓今日大变，儒者当为先圣先王之道法守节，而非拘拘于一姓之存亡，乃笄发委貌，玄衣垂绅，昭其志节。闻望既隆，从学之士，自江、浙、鲁、豫、秦、晋、滇、粤以迄朝鲜，咸以得及门请业为幸。先生尝自任曰：达而在上，救天下以政；穷而在下，救天下

以学。国无道，至死不变，今其时矣。其教门人曰：敬义夹持，文行并进，以勇行实践为人德之门。

自言少时为学，亦喜老氏观妙观窍及释氏认取本来面目之说，鸡鸣而起，静坐达旦。既而悟静坐乃异端放任自由所为，非圣门居敬之学，以用敬不用静为程朱晚年定论。又以陆王认为性，必至猖狂无忌，自此确守程朱，以居敬穷理力行交修为用力之途，以穷理为知言之本，以居敬力行为养气集义之功，合孟子、程朱而一之。其规模气象，得乎孟子者为多。目睹邪说横行，全国波靡，将有蔑伦背理亡国灭种之祸，著《人道大义录》，历引经传以明三纲五常之为六经古义，以传贤为君道之极则，以一夫一妇男外女内为人道不易之理，以父子天伦，不可变易，泛然等父母于路人为禽兽，昌言纠正，而伦教灿然复明。

晚年屏居乡里，而轸念斯世斯民，如疾痛痾痒之在身，未尝一日间。每谆谆励及门以广圣学，正人心。谓士当以道救民，若闭户自守，外天下家国以治心，不足以为士。平居处己接物，动必以礼。两居亲丧，衰经庐墓。居妻丧、弟丧及女兄弟之丧，衰经履杖，一遵《仪礼》。又推朋友缌之义以及师门，为举主宝公制服三月。隆裕太后崩于国变后，先生曰：礼为旧君，为旧君母妻，皆齐衰三月，不以国之存亡改易，亦持服三月。尝应召行在时，先生以外兵深入，宗社震惊，既上中兴十六策，尤请两宫援太庙毁例，素服减膳，为十六策先。两宫既崩之十九年，盗发高宗、孝钦陵寝，先生即援太庙毁例，为位而哭，其制服则以弟丧齐衰在身，不复变易。门人孙乃瑶卒先生家，先生哭而敛之，告其孤归葬。每闻门人之丧，痛悼哭泣，或至废食，累数日不已。其祀祖则守父遗法，谓舅妇不能同席，家堂地室，四亲不能异席，则合四代之考居右，妣皆居左，分为二席，忌日则考妣合祀，求通于情，亦不背礼。祀圣则就精舍广其堂楹，中奉孔子神主，周四子颜、曾、思、孟，宋五子周、程、张、朱，皆直接道统，配飨两序。临祭席地陈饌，奉主就席，仪物器数，则尊周制。为子娶妇，先行冠礼，嫁女先行笄礼。昏礼以《仪礼》为本，辅以《书仪》、《家礼》。

先生精气内充，神明外溢，自少至老，日必昧旦兴起。读书处事，巨细精审，终日不见倦容。周旋宾客，揖让雍容。对越神明，登降肃穆。严下拜之仪，植立庭中，虽风雨不避。歿之前三日，为母忌日，具衣冠致祀，拜跪不须扶掖。盖先生执礼之恭，类如此。先生著书已梓行者，《悔言》、《悔言辨正》、《人道大义录》、《衰说考误》、《寤言质疑》、

《资治通鉴后编校勘记》、《孟子讲义》、《〈大学衍义〉讲授》、《诗文集》、《富阳夏氏族谱》若干卷，续著有《论语讲义》，及遗稿待辑梓。先生以咸丰三年癸丑十二月十八日生，享年七十八岁。其歿也，庚午岁五月朔日。娶何氏，先先生卒。子男一，成吉，能嗣家学。女一，适四川马边贺昌群。

戊辰秋，钟岳至富阳，以肃君石斋介，执贄于先生之门，先生所以敦勸之者甚至。己巳春还滇，甫逾年，遽闻先生讣。既自痛亲炙未久，学焉无成，而益念天下滔滔，欲求守先待后如先生者不可复得，则尤有学绝道丧之忧也已。同门友王君雪庵，述先生行实，邮书属为表墓之文。谨掇辑先生生平行诣及论学大旨著于篇，以稔同学，并以备将来编国史儒林传者之有所参稽焉。

庚午闰六月门人周钟岳谨撰。

夏灵峰先生行实*

先生讳震武，字伯定，号涤庵，浙江富阳人。世居邑之灵峰山，学者称为灵峰先生。其先本姒姓，周时受封于杞，杞亡，遂改姓夏。后回会稽，又析居永兴。吴时有五官中郎将讳曰方者，以孝子显，晋表其乡为夏孝三都。永兴今萧山也。元时乃徙今里。曾祖讳宏业，祖讳文昭，皆未仕。祖早世，以兄讳文华子为后，即先生父，讳范金，贡生也。先生为长子。父好宋儒之学，以强己恕人求实践，因榜其堂曰强恕，户牖间遍贴格言，谓古人槃匱几杖皆有铭，乃取以自警。粤贼之乱，拯活里闾戚族数十百人，聚匿山谷中，己则奔走致粟以食人，食尽则粥，人饱而已尝饥，有请自顾者，则对曰何忍独饱，食罄则同尽耳。母为同邑汪讳廷栻之女。外大母王氏早寡，著贤声，以经史教女弟子，讲气节，贼至，从学者多以节烈称。先生三岁即不闻啼泣声，五岁受读于母，举《毛诗》、《大学》、《中庸》章句，辄能成诵。稍长，端坐竟日，足不易处，动止每异常儿。母教先生严，乱时犹不使辍读，曾语先生父曰：令儿曹稍知义理，即死亦无憾。后所延师惟教以时文，苦之，乃窃取史鉴、诗古文辞窥览，见前哲忠孝大节，往往欷歔爱慕，欲效其所为。

同治十二年举于乡，明年成进士，会试总裁万公清黎〔青藜〕见而再三叹曰：举头天外，实不可一世之才。乃出其二子见曰：不可不一识此人。先生以疾未覆试辞归。侍郎宗室宝公廷，故为乡试举主，乃饯先生于昆明湖上，赠诗曰：去年典试至杭州，西湖到处穷登搜。取士喜得涤庵子，地灵人杰夸兼收。将别又语先生曰：吾阅海内士大夫多矣，未有如君坚定者。君既思为第一等人，当读第一等书。程朱理学第一等书也。吾内多欲，理学非可空言，读其书而不能躬行，吾又耻之。君性近

* 录自《国风》1933年第2卷第2期，40~44页。

道，有志于学，吾以己所不能者望于君。先生少负经世之志，慷慨以诸葛武侯、李忠定自期，闻公言，乃日孳孳于程朱，顾陆王犹兼取之。

后四年入京覆试，先生名已起，朝贵人争欲致门下，不可，益兢兢持名节。时宝公以直谏闻中外，先生殿试对策多谠言，复为时称道。公以先生通显可即至，乃益自喜。会朝考又以疾未赴。将归，公复赠诗曰：涤庵一身都是胆，泰山压顶强不折。涤庵一腔都是血，洒遍四海水皆热。又三年，朝考授主事，选职工部营缮司。先生入则正色危坐，凛然不可以非义干；出则读书私舍，未尝通名姓于势要之门。同部已严惮之。既而乞养改教职，先生父曰：吾所望于汝者，岂养哉？仕当听上所授，毋自择便。故事，部曹仰给于印结钱，先生父曰：吾能毁产资汝于官，戒勿取。于是先生安其职，而慨然有致君之思矣。

光绪六年八月，上疏请修明祖制以扶国本，不报。时收复新疆，与俄画界，遣官订约，多违失，受俄胁制，中枢不知所为。先生愤甚，以九月疏劾柄臣沈桂芬、王文韶，乞赐罢责；又效〔劾〕恭亲王、宝鋆、景廉，请下部严议。复具疏言俄事有五误、十可战、一不可战，陈战守十六策，皆人所不能言者。故事，司员上封事，必请于尚书，乃得代奏。尚书不尝至，先生乞本司掌印白尚书，封事不可以私达，请尚书到衙视疏存体制，全士名节。管部务大学士、尚书、侍郎等至揭封，相顾失色，谓不可，多危词以止先生。先生曰：疏既具，志早决矣，尚书不代奏，司员顾不可至都察院劾尚书乎？尚书翁公同龢也。既而尚书言战守十六策甚当，安敢不代奏，独司员参大臣，本朝无此例。先生谓：钦定台规现在，何司员有不可参大臣例？本朝二百余年无参大臣之司员者，非例不可，人不为也。非例所必禁，即义所当言。杨椒山参严嵩，刘念台参魏忠贤，彼皆司员也。尚书受国厚恩，视枢臣主议误国不力争，反为沮遏言路如此，何面目对士大夫？天下后世其谓尚书何等人？司员何等人？尚书闻言乃代奏。旨下留览。既而被劾诸臣摘疏中贼臣语，环慈安太后前请曰：臣等果贼臣，愿按治。夏某所言诬，岂可不问？太后谕以俟商西太后，乃退。西太后，西宫慈禧也。先生以言不用，遂乞归。

先是先生与南皮张公之洞论学不合，斥公主持汉学、西学误国。既归之明年，张公巡抚山西，疏荐先生曰：夏某学赡才高，能潜心理学，贞固谠直，有古人之风，稍加历练，其材器实迈凡庸。早年论事与臣齟齬，然荐贤为公，臣不敢是己非人，致蹈蔽贤之咎。先生以父命尝曰：

与其进而无为，不若退而有守。故不出。先生既获终养，于父所教，必书于册。父歿，先生遵遗命以礼治丧，不饮酒，不食肉，不脱衰经，僧道悉屏不用。既葬，犹寝苦枕块于墓侧。母歿，遗命治丧亦如之。先生再庐母墓，新昌士绅辄以鼓山书院固请主讲，先生矢志绝之曰：三年之内，誓不出墓庐一步。会甲午，我与日本战失利，明年，和议成。先生以主辱臣死之义，无分贵贱，乃欲效吴可读故事，草疏千言以死谏。戚旧交书切责，谓墓庐非死谏之地，废员无死谏之责。先生默然，为毁其草乃止，二十一年二月也。

自是朝臣益泄沓无振作气，赵公舒翹既被命巡抚江苏，贻书商先生出挽厄运，辞之。徽宁池太广道袁公昶请主讲中江书院，浙绅汤君寿潜复以袁公命造庐踵请，皆以疾固辞。二十四年七月，朝廷下诏吏民皆得上书言事，先生已草疏乞改科举新章，防流弊。康有为、梁启超等谋危两宫，变卒作，朝旨遂罢前诏。先生疏不得上，虑宫闱有非常，书抵浙江学使徐公致祥，速入奏调和两宫，请太后旨，广求忠孝儒臣，置上左右，朝夕纳海。公故以乡试举主知先生，得书即驰奏。

二十六年七月，京畿乱民以拳教肇祸，杀外使，八国联军陷京师，两宫狩陕西。浙江学使文公治闻先生名，乃立疏荐，恐先生终不出，踵至劝先生急君父难速行。先生痛各省疆帅拥兵不勤王，九月闻召，疾奔行在。以外兵蹂宫禁为国大辱，奏两宫罢和决战；外人胁戮亲贵大臣，损国体，必不可从；乞急召云南提督冯子材，付以战守事。冯公中兴宿将，闻召疾至。奏谓战有十利，和有十害，愿阖家系刑部，而自率师复畿辅，不胜，阖家甘就戮。乃议格不用。先生七上疏，皆军国大计，太后阅奏痛哭，以朝臣有如先生忠，国何至是？顾己势孤，左右莫肯助，亦无如何，谕先生以所奏定国是一条寄议和全权李鸿章。恐鸿章置不顾，遣先生至鸿章所宣谕。先生奏命臣宣谕李鸿章，不如命臣宣谕洋人，臣愿以死力争。时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皆袖手俟和议，恶先生言。太后召诸臣，挥涕而责之曰：夏震武一草莽小臣，知主忧臣辱之义，眷眷爱国若此，汝等身为朝廷大臣，受国厚恩，乃竟不若彼草莽小臣耶？先生直言极谏，声震中外，一时正人君子皆倚以为重，交章荐先生，朝廷始有存记命下军机处。太常寺少卿高公夔恩奏曰：臣伏愿皇太后、皇上用一夏震武之言，宣布中外，开言路之先声，即用一夏震武之为人，不空空于存记，以为求人才之实际。其他人与其言皆以夏震武例之，天下不响应而起者，臣不信也。不报。时全权庆王、李鸿章奏洋人